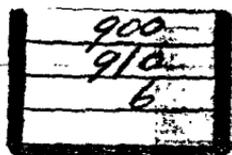


近
百
年
來
之
東
北





校學範師北

啓
俊
編
著

絕

版

書

近百年來之東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次

一	東北是中國的天府
二	東北是遠東的火藥庫
三	彼得大帝出海夢之幻
四	俄之有志竟成
五	日本之成功及其挫折
六	中俄密約及俄之占遼
七	俄之延不撤兵
八	日俄在東北之均勢
九	俄之悲慘下場與日勢之高漲
一〇	美國對於東北之基本態度及其反響
一一	日本之經營鐵路熱
一二	列國共同開發東北之波折
目次		

登記總號	1303	
分類號數	900	910
書碼	6	
民國46年4月 日收存		

一五六一九二一三六七

一三	歐戰期中日本的收穫·····	一八
一四	華盛頓會議給予日本之壓力·····	二〇
一五	矛盾的蘇聯外交·····	二二
一六	日俄協定之再締結·····	二四
一七	田中內閣之登台及其對華之急進·····	二五
一八	日人在包圍中的不安·····	三〇
一九	「九一八事變」——遠東炸彈的爆發·····	三一
二〇	「一二八事變」與偽「滿洲國」傀儡之樹立·····	三四
二一	日本終受正義的制裁·····	三五
二二	美蘇對日的態度·····	三六
二三	全面抗戰之發動·····	四〇
二四	正義終獲勝利·····	四二
二五	東北撤兵之糾紛·····	四五
二六	東北不能特殊化·····	四七

一 東北是中國的天府

在我們「大好河山」的中國，論其精華所萃，實無過於東北。它是我國的天府，也是我國建國重要的根據。論其面積，約有四十萬方哩，占全國總面積七分之一；論其人口，凡四千三百萬人，占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據調查，東北可耕地占全面積百分之三十四，而已耕地祇占可耕地百分之四十四，單靠農業移民，尙可增加五千萬人之多，這種可以包容如許人口的地方，在我國再沒有第二處。東北鐵路縱橫，交通最便，我國全國鐵路共有一萬二千五百英里，而東北竟占六千五百英里之譜，以全國十分之一之人口，竟擁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之鐵路，這是任何省分所沒有的奇績。（上列數字多據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新聞報影君之東九省的國防地理）。

東北原是遜清的發祥地，清時目爲禁地，故未開發之處極多，其天富之厚，亦爲國內任何省分所不及，我們祇要看看下列的數字，就可感覺東北天富之驚人（下列數字，多據中國經濟年鑑張其昀氏著之地理篇）。

（一）煤 煤鐵是近代工業必不可少的資源，東北則最富此二者。東北的煤，其儲藏量居於全國首位，據日人估計，約在二百五十億噸之鉅。在民國二十年，全國產煤總額爲二十七兆餘噸，以省

別計，遼寧居於第一，占百分之三十；吉林第九，占百分之二；黑龍江第十一，占百分之一·三，東北三省總計恰占全國產煤總額三分之一。其產量最富之地，首推撫順，其次就是本溪湖。

(二)鐵 遼寧鐵的儲藏量爲七八七兆噸，占我國儲鐵總量百分之七八·七，其中僅以鞍山鐵礦之儲量，已當日本本國儲量（八五兆噸）之五倍。就民國二十年說，我國產鐵總量爲二百四十萬噸，而遼寧卻居首位，竟占百分之三十七，即占八十七萬噸（鞍山產七十二萬噸，本溪湖產十五萬噸）。

(三)石油 民國二十年全國產油額共計五十萬桶，遼寧撫順頁巖油實占全國產油總額百分之九三。據入估計，撫順石油貯量約三百兆噸，即一千九百兆桶，約當美國總貯油量四分之一。

(四)金 東北沙金，自來著稱，遼吉黑三省皆多有之，尤以黑龍江之呼瑪爾河流域及漠河流域爲最著。如能改良採治，大有發展之望。

(五)森林 吾國最大森林區域有四：南嶺區、北嶺區、西南區、東北區，而以東北區爲最富饒。東北之森林面積，幾占全面積百分之二十五，儲藏木材計有二七四萬萬擔，就中以鴨綠江流域爲最盛。長白山之森林，爲世界有數之大森林，以安東爲集散地。此區森林惜爲日人主持之鴨綠江採伐公司採伐殆盡，惟北方之興安嶺區域猶多未加採伐之原始林。

其他就農業方面說，有產量僅次於大豆的高粱、穀子、玉蜀黍、小麥，亦稱大宗。水稻田現已試種成功。礦產除上述外，若銅、錫、鎳等，也無不應有盡有。東北之得天實足使我們自負。

東北在國防上也具有重要的價值，當滿清定鼎之前（清太宗時）已奄有東北之地，於是一面自遼寧入熱河，常南下叩長城各關塞，以拊燕京之背；又以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相隔僅一衣帶水，二者距離僅一百二十公里，所以清軍既招撫毛方龍遺部而有其水師，就常作海上游擊，竄擾山東，此足使明廷南北受敵，未能安枕。而「九一八」後之日軍，常南擾長城各口，也無非是襲滿清的故智。所以東北失而中原危，二者實有唇齒相連之關繫。故就國防形勢觀之，則東北與中國實為宜合不宜分之整體，斷不容任何人予以割裂。

因為這個地方太好，所以為各國所垂涎，而東北民衆也最受苦。淪陷了十四年的東北，現在總算物歸原主了，可是接收前途，障礙叢生。此事關係整個國運至巨，為目前朝野所最關懷之問題。劫後中國，瘡痍未復，諸待建設，而東北以天賦獨厚，正可利用以從事於新中國之建設。所以中國脫不了東北，沒有東北，就失了立國建國的基礎。我們為整個民族前途着想，實不容任何人假借任何美名，來企圖組織第二「滿洲國」。

二 東北是遠東的火藥庫

東北天賦既厚，難免啓列強覬覦之心；而就其地理形勢說，其地位介於日俄兩強之間，這兩國都是野心勃勃的國家，日本爲想實現大陸政策的迷夢，俄國爲實現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出海計畫的理想，都無不以侵略東北爲標的。近百年來，以清廷的腐敗，內政的混亂，以及朝野對於邊疆問題之忽視，東北就成爲列強俎上之肉。俄之南進，日之北進，兩者皆以東北爲逐鹿之場，於是近百年來東北問題已成爲錯綜複雜血淚斑斑的問題，弄得兵戈相擾，迄無寧歲，那麽東北也就成爲遠東的火藥庫，祇要兩國一有齟齬，它就馬上有爆發的可能。試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九一八事變」，無不以東北問題爲爆發的引子。此次蘇聯撤兵未了，而竟有中共盤據東北之謬舉。現在東北兵火連天，已成燎原之勢，此事就表面上看來，似已由國際的戰爭而移爲內戰，究其實際，還脫不了錯綜複雜國際問題的因素。看哪，這個火藥庫現在又起熊熊的火光了！

三 彼得大帝出海夢之幻滅

俄國覬覦東北，溯其歷史，爲時已久。當帝俄時代彼得大帝在位時，他鑒於俄國處境的苦悶，於

是在東西兩面急欲找得海口，爲俄國開闢出路。可是彼得在位，恰當清聖祖之世，聖祖英明有爲，號稱清室全盛，乃遣都統彭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大軍備邊，使俄國無隙可乘。俄祇得與我訂尼布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釐定界址，以外興安嶺及額爾古納河爲兩國國界，於是彼得大帝之東方出海計畫，始終成爲夢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兩國又訂恰克圖條約，此約偏於商務，對於出海一事，並未提及。

四 俄之有志竟成

俄國遠東出海計畫雖數遭挫折，而嗣後歷代帝王對此總未能忘情，於經略黑龍江，暗中進行，實不遺餘力。鴉片戰爭（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以後，列國頻來叩關，俄國也未甘後人，在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俄帝尼古拉第一（Nicholas I）任命木喇福岳福（Marviev）爲西伯利亞總督。渠銳意東進，成爲俄國侵略東北之急先鋒。俄國此後在東北獲致厚利，木氏實居首功。

咸豐年間，我國內逼於洪楊之亂，外逼於英法聯軍，無暇北顧，木氏乃利用此時機，以大軍威脅黑龍江將軍奕山，強訂界約。奕山無奈，乃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與訂愛琿條約，議定以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之一塊二百四十萬方里之廣大區域讓俄。此使俄國沾沾自喜，更引起其貪

得無壓的野心。

咸豐十年，俄使依格那替夫（Ignatiev）自以居間調停英法聯軍有功，更提出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以爲報酬。我亦無如之何，乃與訂北京條約，於是這一塊九十餘萬方里大好國土，又斷送與俄人。俄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而獲得這樣廣大的土地，真是千古外交史上未有之奇聞。俄國自此以後，就將這大塊土地畫分爲兩省（阿穆爾省與東海濱省），而其出海之計畫，終於如願以償。（築海參崴軍港，以爲東方艦隊之根據地）。此後俄國更一意孤行，積極經營東北，於是東北就岌岌可危了。

五 日本之成功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維新（始於一八六七）後，即計畫實現其大陸政策。其進占朝鮮，卽爲大陸政策實現之第一步。甲午戰後，日本在朝鮮雖操有種種之特權，然野心未已，更欲割占遼東半島以爲控制整個東北之張本，以是列爲馬關條約之一，可是這豈是俄國所能容忍。原來咸豐十年以後，俄雖占有海參崴而築軍港，然冰期極長，且僻處一隅，而旅順爲一良好之軍港，大連爲一理想之商港，其地據於黃渤二海沿岸，則屬於氣候溫和之海洋性，灣內水深，故冬不結冰，且俄國得此，不僅可使所

謂南北「滿」首尾聯爲一氣，且足爲控制我黃渤二海之根據。俄於遼東半島蓄意既久，故此議一出，俄卽聯合德法出而干涉，且陳兵海上，大有躍躍欲試之概。日本以大戰之後，喘息未定，元氣未復，祇得聽命於俄。惟日本對於中俄兩國態度顯有不同，卽對俄屈服，對我國始終不肯讓步，結果我以三千萬兩之代價，始向日本贖回遼東半島之占有權。

可是日本對於此舉，忍痛一時，抱恨千古，因此日俄仇惡日深，就此種下了日俄戰爭的因子。

六 中俄密約及俄之占遼

李鴻章老成謀國，其志未售，卒於馬關簽訂城下之盟，廷臣交章糾彈，一時頗爲言路所不容。李相孤憤滿腔，乃根據在京時與俄使喀西尼（Kassini）之密議，乘赴俄，祝尼古拉第二加冕大典之便（時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而有中俄密約之締結。中俄密約，換言之，卽爲中俄之軍事攻守同盟。因李相預料東北必將成爲日本俎上之肉，乃倡聯俄制日策，餌俄以中東鐵路之建築經營權，藉以防止日本對於東北勢力之發展。嗣後俄竟越出條約之範圍，舉凡沿鐵路之礦產、森林、土地、航行諸權，皆攫爲己有，我以國勢凌衰，亦對之無可如何。

中國素以天朝上國自居，不料竟不堪與小國一敵，於是更啓列強之輕視，紛紛對我要索，光緒

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德占膠州灣；次年，英租九龍、威海衛；又次年，法租廣州灣；而俄國也不甘後人，即於二十四年租我旅大。以俄爲主動之三國干涉還遼，初以義始，卒以利終，日本原屬銜恨在心，因此更招致他的不滿。

七 俄之延不撤兵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之役，西太后下令各省排外，東南各省督撫不奉亂命，與外領締結東南各省互保條約，惟東三省旗籍將軍奉命唯謹，而黑龍江將軍壽山竟舉兵攻入俄境，於是俄軍北自阿穆爾省，南自旅大，兩路圍攻。北路陷墨爾根、齊齊哈爾、哈爾濱，三姓、琿春、寧古塔、呼蘭、吉林，南路陷錦州、牛莊、遼陽、瀋陽、新民、安東，聲勢洶洶，舉凡整個之東北，幾盡入俄人之掌握。

英國對於東北，向來漠視，可是現在也覺得不能再忍受了，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結英德協約，藉以牽制俄之行動，防其獨占。此約第三條曾明言之：

「他國利用中國目前之紛擾，不問以何種形式，取得領土上之利益者，德英兩政府爲保護本國利益計，所應探之措置，保留另議。」

約中所謂「他國」，即指俄國而言。此約曾公告各國，大得美國之贊同。然俄國竟置之不顧，於

同年十一月迫奉天將軍增祺單獨談判，締結密約，無異以東北爲俄之屬地。日英德抗議此密約，美亦提抗議。俄又不理，於次年二月又訂立蘭脫夫·揚儒密約，限制我東北軍備，華北海陸軍須聘俄人爲教官，滿蒙新疆路礦不得讓與他國。我乃請英美德日出來調停，結果無效。光緒二十七年八月辛丑和約成後，俄又強我結第三次密約，日本提出抗議，而俄則宣布東北之事，不容第三國干涉。次年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又曾據門戶開放之旨向之提出抗議。而英日同盟也便是此種局勢所促成。

辛丑和約既成，列國紛紛撤兵，俄國原定三期撤兵（以六個月爲一期，定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爲第一期，翌年三月十五日爲第二期，同年九月十五日爲第三期）。俄在第一期如約撤退，及第二期，不但不撤，反而增兵，並向我要挾，提出撤兵條件，強我承認東北不得讓與他國，非經俄允許不得開埠等項。海·約翰對俄此種橫蠻的要挾，未甘坐視，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向俄提出抗議，俄則一面申辯，一面增兵，並於同年七月強我與訂密約，予以東北種種之特權。及至第三期，又不撤兵如故，且設關東總督派大軍占領遼寧。從俄國這種得寸進尺的措置，則日俄在後一段之關係，我們也就不難想像了。

八 日俄在東北之均勢

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冬日俄戰前，東北權益，始終爲俄所獨占，實際說來，俄不僅據有東北，其勢力且延及於朝鮮。甲午戰後，我國在韓主權全失，而日本對韓又咄咄逼人，韓人自以勢孤，因積極引入俄國勢力以排日。日本雖視朝鮮爲禁樹，然戰後國力未充，始終忍辱負重，對俄着着讓步，當日使山縣有朋赴俄，賀尼古拉第二加冕禮時，即與俄締結莫斯科協定，議定共同保護朝鮮，於是朝鮮由前此中日共管，而成爲日俄共管國矣。此後俄人任韓顧問，訓練朝鮮軍隊，代掌日人之特權。以是不但引起日人之憤慨，亦且引起韓人及列國之疑忌。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日爲調和對於朝鮮問題之衝突，又與俄締結第二次協定，此即所謂日俄東京協定是也。此約共認朝鮮之獨立，不可直接干涉其內政。此後俄國在朝鮮雖與日平分秋色，然日本在朝鮮曾化盡多年之心血，而結果如此，此豈日本之所甘心？

俄之插足朝鮮，在日人眼光觀之，不僅足以威脅朝鮮之安全，而且妨礙了日本大陸政策。這個局面，欲其持久，自然勢不可得。

是時日本對俄小心翼翼，頗具戒心，不敢以獨自之名義開發東北，以免俄國出而干涉，故積極

引入美國勢力，以與俄國抗衡。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日本伊藤博文與美國資本家哈立門（Edward Hariman）訂立協約，規定南滿鐵路及其附近各地之森林、礦產等，皆歸日美兩國開發，這就是有名的「滿州鐵路合同問題。」所以甲午戰後日本在東北之活動，仍受到種種的限制。

九 俄之悲慘下場與日勢之高張

俄國對於日本既重重施以壓力，而日本所以隱忍未發者，實由於國際形勢之孤立。及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英日同盟成立，日本便無所顧忌，而予俄國一巨大威脅。俄國也未甘後人，在同年三月十二日而有俄法同盟之締結。此約曾申明，若兩國在遠東之特殊利益為第三國侵略所妨害，則兩國得出以防護之手段。現在一方面是英日同盟，一方面是俄法同盟，對壘之勢既成，兩國形勢更日趨緊張了。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冬，戰爭終於爆發了！俄國水陸皆告慘敗，三十一年九月，因美國羅斯福總統（Roosevelt）之調解，乃在美之紐漢普沙州（New Hampshire）之朴斯茅次（Portsmouth）城締結朴斯茅次條約，將俄在旅大租借地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權及其沿線財產特權輾轉讓渡於日本。不久日遣使強我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追認日俄之約為有效，我祇唯唯聽命而已。而日本於此約中所獲權利之優越，且超越朴斯茅次條約之上（如安奉鐵路歸日

經營等。於是自長春以南日本之所謂「南滿」者，盡入日本之掌握。此後日俄在南北滿就造成均勢之局。而日本在朝鮮之地位，更得俄國之承認。日本乃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置韓國統監，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竟滅朝鮮而據爲己有。至於在東北方面，光緒三十二年五月，日設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同年七月又設關東州都督府，於是日本對於東北之壓力，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此後東北之命運，就在這時注定了。

一〇 美國對於東北之基本態度及其反響

東北問題實是一個最複雜的國際問題，其地誰屬，即對某國有舉足輕重之勢。美國鑒於此種關鍵之重大，雅不願爲一國所獨占，故每以調人自居，以保持列國在東北之均勢。故其對東北之基本態度，一言以蔽之曰：在於門戶開放，使之國際化而已。

甲午戰起，美爲維護遠東之和平，乃以第三者之地位以爲調處。光緒二十年十月，美命駐日公使達五訪日，日本相陸奧宗光，宣言：「美總統以真正之友誼，希望東北和平實現，於中日兩國均不毀傷名譽，願執調停之勞。」是月下旬，美駐華公使鄧畢電達五稱已受我方之託，負從中斡旋之責；惟日本則主直接交涉。然日後張蔭桓邵友濂之使日，仍以美使爲介，並聘美員福世德（John W.

Foster) 助訂和約。後日本政府告美使須派有位望者與議，乃改李鴻章爲議和特使，仍以福世德助從，此爲美國調處遠東之始。

自光緒二十三年德占膠州灣，各國相繼效尤，我國處境日危，幾有被瓜分之虞。美總統麥荊來 (Mc. Kinley) 鑒於此種危機之嚴重，乃於光緒二十五年 (一八九九) 命海·約翰向與遠東各國有關之英、德、俄、法、意、日六國發布「開放中國門戶宣言」(The Principle of The Open Door)。這個意見原來是南北戰爭 (一八六一——五) 時西瓦德 (Seward) 首先提出來的，後歸沉寂，至海氏又復活。此宣言之目的，乃使各國維持其在華已得之權益，使免去各國之衝突，藉以保持中華之均勢。二十七年 (一九〇一) 春，乃得列國陸續承認，於是我國始免瓜分之禍。

美國之倡此議，一面固由於正義感而發，一面則因美爲資本主義極度發展的國家，必須將過剩的資本投資於東北處女地之開發，所以美對東北之理想，欲轉移日俄之獨占，而成爲列國之均勢。

光緒三十一年 (一九〇五)，美總統羅斯福鑒於日俄戰爭的慘烈，又以調人自居，邀兩造於朴斯茅次以言和，於是遠東風雲暫告平息。

俄國的勢力是被打倒了，然而日本對於美國之關心遠東，實予深切之注意。光緒三十四年

(一九〇八)十一月，日美締結羅特泰加希拉協定，其第一節即謂：「日美兩國在東北抱有同一目的、政策、與意見」。此表示日本大公無私，利益均沾之意，以釋美國的疑忌。此協定又確認「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並允予維護中國的「獨立與完整」，又規定締約雙方須維持「現狀」。此現狀究指門戶開放，抑指日本與中俄所訂條約中所造成之「現狀」，可沒有明白的說出，於是日本對此便可作種種巧妙的解釋了。

美國雖苦心孤詣，唱門戶開放與調處日俄之爭執，然戰後東北，日據南滿，俄據北滿，東北之危機，反日益加重，此足引起美國之殷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冬，美國務卿諾克斯（Knox）向日俄英德法六國提出「滿洲鐵路中立」之議。其內容大旨，由各國共同出資，使中國政府爲借主，收買滿洲諸鐵路管理權，歸投資各國共同管轄，禁政治軍事上之使用，惟限於商業運輸，使東北事實上成爲中立地帶，以絕日俄兩國衝突之禍根，且確保列強機會均等之原則。我國爲避免日俄之瓜分，對於美之東北國際化之提議，自極表歡迎；而德皇威廉第二爲思染指遠東，亦表贊同；日俄以利害攸關，反對最力。而英法兩國，英國因有英日同盟（第二次同盟在一九〇五），英俄協約（一九〇七）之羈束，法則以俄法同盟（一九〇二）之關係，皆在反對之列，終使此議未能成立。

美國對於東北既具其調和的抱負，然結果弄巧成拙，反引起日俄之團結，日俄遂於宣統二年

(一九一〇)締結滿洲密約，內容爲日俄共同維持東北之現狀，並共同抵抗第三者之破壞此種現狀。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七月，日派桂太郎至俄都聖彼得堡與俄訂第二次密約，其大意：「劃長春以南之滿洲及內蒙一部分爲日所有，長春以北之北滿洲及其餘蒙古地域爲俄所有。」相約互相援助，不相牽制。俄外相薩佐諾夫於日俄第二次密約締結後，即往倫敦訪英外相，告以密約，並許西藏之數部分權利予英，以交換蒙古之特權。時以歐局嚴重，英爲全力注意於德，無暇東顧，故於日俄之宰割東北，並不出而干涉。

一一 日本之經營鐵路熱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係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一月成立，此會社與英國之東印度公司具有同樣之意義，欲以經濟之勢力，亡我東北。日人因欲完成東北鐵路網，除已據有南滿路外，復於宣統元年九月對我有滿洲五案協約之締結，此五案即：(一)新法鐵道，(二)營口支線，(三)撫順煤礦，(四)安奉沿線及南滿鐵道幹路沿線之礦務，(五)延長京奉鐵路至瀋陽城根。此五案實以鐵道爲重心，欲藉鐵路之關係，使其勢力深入於南滿各地，以攫取東北之富源。美國鑒於東北危機

日甚，是年因有「滿洲鐵道中立」之提出。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事起，袁世凱爲撲滅異己，命張勳南下攻克南京，不料在南京之日僑三人，爲張部所誤殺，日人乃小題大做，擴大其詞，說這是我國有計畫的排外運動，於是派海軍耀威南京，一面並提出對於滿蒙五鐵路建築權之要求，所謂五路，即（一）開原至海龍城，（二）四平街至洮南府，（三）洮南府至熱河，（四）長春至洮南府，（五）海龍城至吉林。此五路如果完成，則日本之勢力可由南滿橫越東蒙，而伸入北滿矣。

日本之提出此項要求，原爲利用我國有利之時機，因九月南京事件發作，十月而我國有正式大總統之選舉，袁氏爲求助結款於日，且欲使日本以爲承認中華民國之交換條件，於是祇得接受，此使以後日本在東北更找得了侵略之根據。

一一一 列國共同開發東北之波折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國庫空虛，欲向列國借債，藉以維持殘局。各國爲求利益均沾，乃有英法德四國銀行團之成立。其所以排除日俄者，因各國對於日俄之獨占政策不免表示畏忌。次年，該團與我訂一千萬鎊借款之約，此款之一部即投資於開發東北。則此借款之理想，即在共同開發

東北，藉以排除獨占之局面。尋以日俄起而反對，得列國之承認，日俄亦由是加入。於是由四國銀行團，一變而為六國銀行團。

民國元年，我向六國銀行團借款，惟列國利用我國勢之動蕩，乃提出以監督我國財政為交換條件。美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以此要挾，殊有背美國之一貫國策，抑且損及中美之邦交。於是退出該團，以是由六國銀行團又變為五國銀行團矣。威爾遜在二年三月十八日退出該團時曾發宣言：『現在借款條件，迫脅中國之行政獨立，而其責任之分擔，啓干涉漸次覺悟之東方一大國之財政，甚且啓干涉其政治之端……美國人民之主義，則門戶——友善及互利——開放主義也。』此最足見美國外交光明磊落風度。是年，袁世凱以第二次革命軍興，需款浩繁，竟向五國銀行團借二千五百萬鎊，而接受外人稽核鹽務及聘外人審計政府用途。我國財政既失其獨立性，乃形成列國之附庸。

銀行團自美國退出後，以陣容未固，五國銀行團不久也就壽終正寢。

一三 歐戰期中日本的收穫

歐洲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各國無暇東顧，這就造成了日本侵略的機會。而日本

又看透了我國袁世凱正做着稱帝夢，必將求助於日，美國也不至會出來講話，於是日本假英日同盟之藉口，竟於三年九月進攻德租之膠州灣，十一月陷之。更於次年向袁氏提出二十一條（包括五號）。此二十一條中，關於東北問題的竟占三分之一，故此約實以東北為重心，舉凡南滿及東部內蒙之築路、經商、開礦、居住種種，皆予日本以優越的權益，而南滿及東部內蒙並須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袁氏無奈，除第五號「容日後協商」外，餘皆祕密予以接受。夷考俄之租我旅大，原以二十五年為期，日俄戰後，依約轉租於日，民國十二年租借期滿，而日人所以延遲不還我者，蓋以二十一條為根據也（二十一條約定將旅大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租借權均展至九十九年）。

五年（一九一七）七月，日俄又訂第三次之協約，俄認日在華之種種權利，日本亦認俄在蒙古新疆等處有特殊之利益。同時附有一攻守同盟之密約，此對我更多威脅。旋以俄革命事起（一九一七），俄無暇外顧，使日本對東北更趨急進。

日本在東北原有兩大勁敵，一為俄國，一為美國。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德因採取無限制潛艇政策，攻擊中立國船隻，乃引起美國之加入。日本借協同作戰之名，派石井菊次郎赴美與美國務卿藍辛（Lusk）締結藍辛石井協定，美於此約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之利益。是雖有違於美國門戶開放之傳統政策，然當時美因欲獲取兩國之合作，以擊滅共同之敵人，不能不向日略為遷就。

而此後日本對於「特殊利益」四字，竟作廣泛微妙的曲解，以爲此即美國承認日本在華占有優越特殊地位，日本就視此爲外交史上之大成功，直認我國爲日本附庸了。嗣經我國發布宣言，說中國政府不由他國文書之互認有所拘束，因爲我國未參加該約，自無履行條約之義務，自可視爲無效。

一四 華盛頓會議給予日本之壓力

日本在大戰期中，既獲優越的權益，戰後列國在巴黎舉行和議（民國八年一月），我國以協約國之一員出席，申請大會主持正義，廢棄日本在大戰期中向我擱取之特殊利益。大會原爲五強所包辦，對我之提議竟予拒絕。美國則以戰後太平洋上風雲緊張，尤不滿於日本之獨占，於是在十一年十一月召集與太平洋上有關之中美英法日意荷葡比九國集議於華盛頓。美國對於此會之最大願望，即在重申對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因美國鑒於戰後日本經濟之繁榮，實爲異日美國經濟發展於遠東之勁敵，故美國早爲計及。我國代表在大會提出十大原則，經美代表羅德（Rohde）歸納而成四大原則，即：

一、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

二、予中國以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鞏固有力之政府。

三、以其勢力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之工商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四、不得利用中國現狀營求特別權利或利益，致妨害友邦人民在華之權利，並不得爲有害此等友邦人民安全之行動。

茲後九國公約，卽以羅德四原則爲基礎，也卽根據「門戶開放」之意旨。以後日本占領東北，並侵占國內廣大區域，顯係違反九國公約的精神。原來日本早已視條約爲具文，故肆無忌憚了。

而大會中又限制日本之海軍，使與英美成爲五、五、三之比率，藉以減少對我之壓力。故日本積恨在心，在田中滿蒙積極政策密奏中有云：

「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爲貿易商戰的精神，乃英美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勢力。卽軍備縮減案，也不外英美欲限制我兵力，使無征服中國領土之能力，而置中國富源於英美勢力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日本之策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互相聯合，往往一舉一動，要牽制我國對中國之行動，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可不與美一戰，以警示中國與世界……欲以鐵血主義保持東三省，則第三者之美利堅必受以夷制夷煽動來制我，此時我對美角逐，勢不能辭」。

十五年後，美日終以利害相反，而美國又爲維持遠東之安寧，乃有美日太平洋大戰之爆發。於此使我們不能不佩服田中的遠見。

一五、矛盾的蘇聯外交

日俄戰後，俄在東北勢力爲之一挫，於是轉念於蒙古，積極建立一手包辦之偽組織。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俄鑒我內政不靖，乃慫恿蒙人擁活佛哲布尊丹巴而獨立，建都於庫倫，建元共戴，稱大蒙古國。民國二年十一月，經與俄再三交涉，而結中俄協約，約定俄認我在外蒙有宗主權，我則承認外蒙之自治權。是約俄雖承認外蒙爲我國領土之一部分，然於其內政外交，皆無權過問。故我在外蒙，僅徒負名義而已。民國八年，外蒙以白俄謝米諾夫等之竄擾，處境不易，卽於是年十一月還政中央，取消獨立。十年三月，庫倫爲白俄攻陷，外蒙又組織「國民政府」，乃宣布第二次之獨立，仍以哲布尊丹巴爲君主。嗣後赤俄進剿，則外蒙又入赤俄之掌握。

俄自革命後，卽以扶助弱小民族自命，於一九一九年（八年）七月，一九二〇年九月，一九二三年秋，蘇外長加拉罕（Karakhan）並曾來華，歷年繼續作三次宣言之發出，披瀝其放棄其帝俄時代所結舉凡光緒二十二年之中俄密約，二十七年之北京條約，以及自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

間與日本締結凡有損於中國權益之諸條約，惟蘇聯並無根絕侵略思想之誠意，故雖信使絡繹來華，如一九二〇年八月之派優林（Yourin），一九二二年八月之派越飛（Joffre），至一九二三年秋復派加拉罕之使京，而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以來中俄邦交，不僅未能融洽，且裂痕時見，因革命後俄舊黨領袖謝米諾夫、恩琴等匿跡外蒙，蘇聯乃由赤塔驅逐舊黨，進占庫倫。民國十二年二月，蘇政府與外蒙代表在莫斯科締結密約，許蘇聯在外蒙有種種最高之特權，其口是心非，更招致國人之不滿。

然中蘇之間，暗礁重重，共感有商議談判之必要，於是在十三年五月底而有中俄懸案大綱協定十五條，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十一條，聲明書七種之簽訂。在中俄懸案大綱協定中，蘇在表面上雖認外蒙爲我國土之一部分，然大權仍旁落如故。其於中東鐵路尤未忘情，在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中雖規定該路由中蘇共管，而實際則蘇聯操其大權。是年秋，蘇以中東路與奉天張作霖有關，誘其與訂奉蘇協定之密約，約定中東路六十年後無條件交還中國。則蘇聯直視中東路爲地方事件，忽視中央主權而不顧。乃經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幾經交涉，最後決定爲中俄協定之附件。蘇聯又利用中東路局爲宣傳赤化之機關，此在我內政外交上又多一重困難。

一六 日俄協定之再締結

蘇聯自革命以來，內以社會經濟之不安，外則受資本主義各國之干涉，處境艱危，已陷國際地位於孤立，因此對中國則有三次宣言之發出，對日本則有十四年一月日俄協定之締結，此無非想討得中日兩國之好感，亦所以避免國際地位之孤立。可是中日利害原屬相反，討好了日本，就無法討好中國，所以蘇聯此舉，徒然增加中國之惡感，結果竟是弄巧成拙。

日俄協定由日之芳澤謙吉與蘇之加拉罕在北京締結，其涉及我國主權之要者，是「蘇聯允許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朴斯茅次條約依然有效；除朴斯茅次條約外，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前日俄間所訂各條約協定，由兩締約國隨後開會審查，依變更之情勢，得修正或廢止之。」查此約顯係違反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之精神，因此協定第四條蘇聯原聲明：「前帝俄時代與第三者所訂立之一切協定條約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為無效。」而朴斯茅次條約原屬侵犯我國之權益，何得又向日承認為有效？後經我國向蘇提出抗議，而蘇聯答以中國曾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自己承認東北權益之轉讓，故未違背中俄協定之精神為言；而日本亦以此為答復。此在蘇日固尚可自圓其說，然最所不解者，即「除朴斯茅次條約外，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前

日俄間所訂各條約協定由兩締約國隨時開會審查，依變更之情勢，得修正或廢止之。此不論就中俄協定及前此之三次宣言，皆與條約精神不符。猶憶在第一次宣言中，不是明明白白的說「廢棄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蘇聯這樣八面求圓的政策，使我們對於蘇聯外交更有一番新認識。

民國十八年，我以中東路局爲宣傳赤化之機關，復以路局中職權之衝突，於是在七月而有中東路事件之發生，綏芬滿洲里二路大戰，五個月中，戰禍竟延及於扎蘭諾爾、三江口、同江、富錦、綏濱、密山、穆稜、綏芬河、室韋、奇乾諸處，而我之旅長韓光第，團長林選青，竟以身殉。十二月，中蘇伯力會議舉行，議定中東路仍回復戰前之原狀。

一七 田中內閣之登台及其對華之急進

田中義一是長州系有名的軍閥，他鑒於前此若槻內閣對華政策的庸懦，他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即昭和二年）四月拜命組閣，卽一反以往的作風，對華更爲積極，而於東北之侵占，更見努力。

他組閣之後，卽於六月末召集東北及蒙古之長官（如關東長官、滿鐵社長、瀋陽、大連等地領

事)會議於東京，會議先後十日(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此即所謂「東方會議」是也；八月中旬，又有「大連會議」之召集。此兩會議即決定如何積極推進佔東北計畫。田中在東方會議大會中大放厥辭：「對華政策之綱要共八項，主要目的即規畫將來對滿洲政治怎樣着手，經濟怎樣獨占。」其綱要之七、八兩項，最值得吾人注意：

「七、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因與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有重要的利害關係，我帝國不但須特速加以考慮，並與日本唇齒相依，尤覺有為該地方之和平維持，經濟發展，使為內外人安住之地之責務。關於滿蒙各地，均依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以促進內外人經濟的活動及和平的開發。故擁護我帝國既得權利，以及解決諸種懸案，均本此方針而處理之。若希東三省政情安定，而待東三省自身的努力，固屬最善的方策；但為尊重我在滿蒙的特殊地位，而講求該地方政情安定的方策時，帝國政府應以適當的方法支持之。」

「八、中國內亂萬一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在該地方我帝國之特殊地位、權利、僑民，有受害時，不問來自何方，得阻禦以保護之。且因其地為內外安住發達之地，須不失機會，出以適當之處置而保持之。」

基於該八項綱要，而決定積極具體的議案是：擴充滿鐵權限，促成六大鐵路(吉會、洮齊、洮索、

大賚、新林、賓黑）之建築，以及實行中日邊境居民之雜居。

日元勳伊藤博文嘗以「朝鮮爲日本渡滿之橋」，而田中態度更進一步，認爲東北是渡我國本部之橋。田中的野心是征服全世界，而侵占東北，即爲其征服世界三部曲中之第一部。田中在東方會議後，爲條陳貫徹其侵占東北之理想，卽於是月二十五日而有入宮密奏之舉。田中在「侵略滿洲積極政策」密奏中之謬論不一而足，曰：

「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然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思我服我，仰我鼻息。芸芸之大業，尙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觀乎田中之狂論，實以實行第三期政策而自負。渠爲實現此種理想，故其組閣時代，有兩齣精彩戲劇之演出：第一是濟南慘案之造成，第二是反對張學良易幟，藉以破壞中國之統一。

田中內閣成立一月餘後，日本便表演出一件轟烈的舉動。因十六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徐州，革命的大業已將完成，日人以此爲其實威脅日本在山東既得之利益，而日本更不願中國有統一強固的政府，因之便於五月二十七日由閣議通過出兵山東，以阻撓革命勢力之北展。六月，日本進占山東，旋以北伐中止，日軍乃於八月撤退。十七年三月，再度北伐；四月，日本乃以先聲奪人之手段

有第二次出兵山東之舉，次月，國民軍入濟南，日軍砲轟我軍民，計死者達千餘之多，而交涉員蔡公時亦竟以身殉。一面並作第三次出兵。同月十九日，由日使芳澤謙吉分致覺書於南北兩政府，其內容略謂：

「滿蒙之治安維持，爲帝國政府所最重視，假令有擾亂該地治安或造作擾亂之原因事態發生，則帝國政府將竭力防止。故戰亂發至平津將波及滿洲時，帝國政府爲維持滿洲，不得不取適當有效之處置」。

國民政府對此一無理的舉動，一面以外交方式提出抗議，以免事態之擴大，俾求合理的解決，一面則委曲求全，仍行繞道北伐。次月，終於把平津克服。

日本原利用張作霖作爲侵占東北之傀儡，當十六年秋，芳澤在平訪張氏，促即解決滿蒙懸案，惟張氏一以敷衍手段拖延之。十月，日政府命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與張氏交涉，要求五路建築權。

(一) 吉會路，由吉之敦化至韓之會寧；(二) 長大路，由長春至大賚；(三) 吉五路，由吉林至五常；(四) 洮索路，由洮南至索倫；(五) 延海路，由延吉至海林。幾經磋商，終遭張氏拒絕。十七年五月，北伐軍已向平津挺進，勢將延及東北，日本爲急於獲得法律之根據，是月十七日，復向張氏提出警告，謂：「如不允，則出關恐遭不測」。張氏無奈，允於三月內將訂密約以敷衍之。聞張氏於北平啓節之

前夕，芳澤猶強其承認建築吉會長大路，張復嚴拒之。日人恨之甚，遂於張氏自北平歸瀋必經之皇姑屯車站預埋炸彈。六月四日張氏果經此，被炸身死。嗣後日本更向張作霖子學良威脅，反對張學良易幟歸順中央。八月八日，日政府派林權助藉弔張作霖喪之便，向張學良提出警告曰：

「田中首相意旨，以爲東北不當與南京妥協，因國民政府尙未經日本正式承認，而其內部組織又極複雜……將危及日本之既得權利與特殊利益，或將發生重大之事變」。

以後林權助更作警告謂：

「滿洲斷不可聯國民政府，以妨礙日本在東三省既得特殊利益。目下閣下宜取觀望態度，閣下如違反日本意旨而易幟，則日本惟有取斷然態度而自由行動。若有力持異議，主張聯南者，可以武力制止之；力若不敷，日本可予軍事上之援助」。

於此足見日本破壞中國統一之野心。惟經張學良嚴詞拒絕，卒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而有易幟之舉。至十八年三月，日更向張學良提出請其履行其父諾言，張亦正色拒之。十八年七月，田中內閣下台，九月，便賣志以終。

繼田中內閣的是濱口雄幸內閣，濱口內閣爲緩和國際形勢，對華態度略趨緩和。至二十年四月，若槻禮次郎二次組閣，對華態度便更趨急進了。

一八 日人在包圍中的不安

東北在張作霖時代，對於日本勢力下之南滿路會施以種種之壓力，其包圍南滿鐵路者，則有洮昂路、瀋海路、吉敦路、吉海路、打通路等順次之建設，其中打通鐵路與南滿路並行，最足予日本以致命之打擊。此路完成於十六年，起於打虎山，而迄通遼，以與北寧路銜接，而達葫蘆島。打通路中經新立屯。新立屯爲對蒙貿易之中心，爲獸皮有名之集散地，而其北更可接四洮路，更北爲洮昂路，可與哈爾濱聯絡，以接呼海路。而張學良且於十八年五月開始測量日人所要求之洮索路，至八月而開始建築，俾謀與四洮路聯絡，使吸收北滿及蒙古之物資。十九年秋，張氏更始築葫蘆島，以謀與大連對抗。自打通路成後，不論自通遼或鄭家屯而至葫蘆島出海，皆較至大連出海爲近，況至二十年春，又實行水陸大聯運，自此計畫完成後，則南滿路與大連皆失其重要性，而大連竟有成爲死港之趨勢。日人一面鑒於中國統一大業之完成，一面又深感到我國交通經濟之壓力，覺得非占領整個東北，就將無法自存了。

若槻二次上台，因受到田中之薰染，軍閥之慫恿，就改變其以往軟弱的作風，若槻在民政黨東北及北海道大會席上曾發狂論：

「日本在滿蒙僑民，其享有權利，於日本國民之生存有密切之關係，此種權利，有數十年之歷史，日本全體人民對此有堅固之信念，無論何方以及何種方法要求，決不能拋去。為防衛國家之生存，雖犧牲一切，亦所不顧！」

若槻的態度如此，日後的「萬寶山慘案」，以及「九一八事變」，就是他一手所造成。

一九「九一八事變」——遠東炸彈的爆發

民國以來，日人利用我內政的動蕩，往往在東北為一微末細節，就與風作浪，擴大其辭，以為向我提出要挾的藉口。若此之事，自民元至九一八事變止，此二十年間，幾於無年無之，而「萬寶山慘案」及「九一八事變」，就是其中兩齣場面最大的慘劇。

所謂萬寶山慘案，就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奏曲。萬寶山原為長春以北約十八英里之一小鎮，沿伊通河，與一低窪地相接。二十年五月，約有二百餘韓人入境，私租我地，並掘伊通河水以灌溉稻田，害我民田。我農民及官方出而阻止，豈意日警於七月初出而槍殺我農民約四百人。日人以為中國必將派兵前來保護，日本即可以此為籍口而出兵。然我國為避免擴大事態，始終隱忍，僅向日提出抗議。日人見目的未達，乃向朝鮮作惡意之宣傳，於是引起韓人大規模排華，慘殺我僑民之舉。

繼此案之後，又有一有計畫行動之中村大尉被殺案聞。據說在是年七月一日，有一來歷不明未持護照之日本大尉名叫中村震太郎者在蒙古東部興安區域被我匪徒擊斃，日人因此擴大其辭，反誣害說這是中國有計畫的排日運動。究其實，中村有無其人，尙爲疑問；卽有其人，而興安區域之屯墾當局曾以該地盜匪出沒無常，聲明爲危險地帶，禁止外人遊歷，而中村之赴該地，用意不明，又未持中國護照，則我政府自不負保護之責。而日人竟借題發揮，小題大作，一面向我提出交涉警告，一面又在國內積極活動。其時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早已胸有成竹，他於八月三日會上陸相南次郎書曰：

「本莊熟察帝國之遠久存在，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零，露國五年計畫未完成，支那統一未達以前之機，確實占領我三十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八年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目的，使上述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則我帝國之國基，始能鞏固……夫支那之復興，及赤俄之存在，美國太平洋之東侵，非先充實帝國陸防之鞏固及物質之獨立不可，故在未與美戰之前，務必先使帝國軍力在俄支兩國占得優越之地步，使俄支兩國一蹶不振。卽或不能全滅其勢力，亦可使其較短期間，不能對我有攻擊之能力，及復興之機會，然後我帝國可獲得新占領地之廣大富源，利用之以爲充實帝國海防之用……試以其進行次第而論之：第一步應先占

領支那之滿蒙，成爲滿蒙獨立國；第二步應利用東清鐵道以攻入西伯利亞……而我則輔翼白俄或布里雅玖人使成爲遠東獨立國，而此二獨立國均應由我派統監管理之……現在露支兩國尚在復興預備時期，力量微弱，我以強大皇軍臨之，直如摧枯拉朽。倘此時不圖，坐視支那統一之完成，亦俄五年計畫之實現，則帝國前途之企望，必成泡影」。

觀乎本莊繁之書，無異爲田中密奏之續，其狂妄之態度，較之田中更爲急進。於此可知「九一八事變」係日人已定有計畫之整個行動。九月十五日，陰謀家土肥原賢二攜東京密令抵瀋陽，於十八晚就借我軍拆毀瀋陽附近之柳條溝路軌爲由，向我北大營攻擊，而驚震全球之「九一八事變」，就此悲壯地演出。

我國對於日軍之挑釁行爲，始終以隱忍的態度，竭力避免衝突，想以外交的途徑，以臻致適當合理的解決。可是日人對於東北原早具決心，於十九日晨完全占領瀋陽，同日並占領安東營口、遼陽、撫順、海城、本溪、蓋平、長春等地，遼省府撤至錦州。二十一日，占吉林，次日，占鄭家屯、新民；十一月十八日，占黑龍江；次日，占齊齊哈爾，黑主席馬占山將軍乃退守海倫；二十一年一月二日，陷我錦州；二月五日，陷哈爾濱；六月四日，又陷海倫；二十二年三月四日，竟陷熱河。以短短一年半之歲月，東北四省竟盡入日人之掌握。此後之所與抵抗者，僅爲散居東北各地之義勇軍。

二〇「一二八事變」與偽「滿洲國」傀儡之樹立

東北事變後，全國羣情憤慨，日人爲分散國人對於東北的注意力，以便在東北樹立其傀儡組織，於是便在上海放下一顆煙幕彈，那便是「一二八事變」的爆發。

二十一年一月，日人說在上海的國人曾有毆傷日僧之事，於是就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以要求不遂，乃於一月廿八日進攻閘北。我之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戰線延長於瀏河、太倉之間。我軍終以防線過長，孤軍難守，而遭敗北。至五月五日，在滬成立停戰協定，日始撤兵。日本在此次所以願意及早收場者，因其東北傀儡組織業已樹立，則在上海自可停鼓息鑼了。

日人視溥儀爲奇貨，土肥原於二十年十一月祕密抵津，游說溥儀，尋竟劫持之潛往大連。二十一年三月，僞「滿洲國」成立，定政體爲共和國，以溥儀爲執政，改元大同，奠都長春，改稱新京。而傀儡組織之實權，則由日人操縱。自此東北受敵僞勢力之高壓，凡歷十四年半之久。而日人洋洋自得，於是年九月竟正式承認僞國，且有日滿議定書及軍事協定之簽訂，就將僞滿之行政、軍事，置於日本之保護下。日本之滿蒙政策，就此如願以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溥儀竟即帝位，而稱帝國，改元康德，任意分割東北爲十九省（奉天、吉林、

黑龍江、熱河、濱江、錦州、四平、北安、通化、牡丹江、東安、安東、間島、三江、黑河、興安東省、興安北省、興安南省、興安西省，這個私生子，日後除狼狽爲奸之意德及極少數軸心之附庸外，其他國家均鄙棄不予承認。

二二 日本終受正義的制裁

自九一八事變擴大後，我于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即向國聯申訴，請作公正合理之解決，三十日理事會決議，日軍應速撤退於鐵道地帶，以免事態之擴大，獲致滿場之通過。十月二十四日，又以十三票對一票之多數，請日撤兵。至十二月十日，基於日方之提案，組織五人委員會，派赴遠東，以作實際之調查，獲得全體之通過。於是以英國李頓（G. R. Lytton）爲領袖，而有李頓調查團之組織。該團於二十一年二月自歐啓程，三月十一日抵滬，四月二十日抵瀋，七月二十日返北平，九月四日草成英文報告書，而送達國聯理事會。其關於本案解決之辦法，以爲須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公約之規定。國聯盟約第十條會規定國聯會員國須尊重並保持所有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以防外來之侵襲。爲履行此點，須按照非戰公約第二條之規定，任何爭執，須以和平方法解決之，並應依九國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各締約國須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

之完整。報告書又確認滿洲爲中國之領土，並爲主權所及，而不承認日本一手包辦僞「滿洲國」現存之非法組織；又認南滿路區域外之日軍自由行動爲不合於本案解決之宗旨，而應撤退。二十一日，國聯開始討論李頓報告書。次年二月十三、十四兩日，在國聯大會通過以李頓報告書爲解決兩國爭執之辦法。最後大會鄭重聲明，如由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以覓取中日爭執之解決，實有違於盟約之精神。此實對於日本以嚴重之譴責。二月中旬之大會，日代表松岡洋右雖肆其如簧之舌，陳述日本之立場，對原案予以反對，經表決結果，擁護報告書者四十二國，反對者僅日本一國，棄權者爲暹羅一國，而將原案通過。日本以孤掌難鳴，老羞成怒，卒於是年三月二十七日脫離會發生十三年關係之國聯。

中國所得者，僅爲精神的勝利，道義的援助；而於事實，仍毫無裨補。

一二一 美蘇對日的態度

自日本燃起東北的烽火後，最關心東北現狀的，自然是美蘇兩國。

日本以武力侵占東北，顯然是違反了美國的門戶開放傳統政策，而且也違反了美國所主動的九國公約和凱洛格非戰公約（締結於民國十八年），美國自未便默忍坐視。美國國務卿斯汀生

(Stimson) 不承認日本所造成的東北現狀，於是就提出了「不承認主義」而爲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所接受。

美日立場不同，美國想制裁日本，可是沒有制裁的實力，當時美國的兵力貧乏得可憐，尤其是海軍，據說在胡佛 (Hoover) 總統任內的四年中（一九二九——一九三三）美國未造過一艘戰艦，但年老不合用者竟達二百七十艘之多。自華盛頓會議後十二年來，美國總共僅造新艦四十艘，而日本則在此十二年造艦已達一百六十四艘之多。何況胡佛任內，美國受到華爾街金融風潮的襲擊，而引起世界經濟的恐慌。因爲日本看透了美國內在的弱點，所以敢放起遠東的烽火。美國對付日本的手段，就是斯汀生所說的：「非戰、公約，無允許用武力的規定，亦未允許簽字國於條約被違犯時得用武力干涉……代替這個的，是輿論的制裁。輿論的制裁，可以成爲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制裁」。所謂輿論的制裁，也就是道德的制裁，這於不要禮恥的日本，究感毫無痛癢的。

日本自脫離國聯後，其國際形勢已陷於孤立，她究不能不交歡美國，向美國轉送秋波，於是爲打開對美國交的僵局，就派歐美通之松岡洋右游說華盛頓，又派會與美國發生過外交關係之石井菊次郎訪問白宮，重拾舊歡。而駐美大使齋藤博更在美活躍，勸誘美國承認爲「滿洲國」以爲日本許美國在東北及華北享受特權之交換條件。這在美國，自不致上日本的當。

然而美國表面上是不能不敷衍日本的，故當一九三四年外相廣田弘毅向美獻媚，美國務卿赫爾欣然接受，就是在是年三月而有日美親善文書之交換。

美國也認清美國本身及遠東之危機，深覺美蘇休戚相共，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這兩個性質不同的國家，就恢復邦交。日本也瞭解美國的心境，她鑒於是年十月德國因反對軍縮會議而脫離國聯，也陷於和日本同樣的孤立的苦悶，由於同病相憐，日本就用遠交近攻之策，在次月就進行日德交歡了。

日蘇積不相容，此不僅在田中密奏，即明治時之大木喬任，也已明白的指出：

「世界各國，惟有俄國最可懼，是最能妨害日本大陸發展者。日本如欲向大陸發展，應與俄同盟，而由日俄兩國平分中國的領土。」

而田中密奏，則又慨乎言之：

「赤俄雖衰弱，但他在滿蒙的一舉一動，無不阻礙日本在滿蒙的進行。所以對於赤俄的行動，非防止不可。欲與赤俄為政治或經濟的鬥爭，必驅奉天政府為前鋒，這就是日本所以組織偽「滿洲國」的理由——著者註」日本在暗中指使，以制止赤俄勢力的南下。」

大木喬任主張日俄瓜分中國，這就是日後日俄瓜分南北滿之由來。現在東北由均勢而成日

本獨占，自予蘇聯以極大之刺激。日本爲避免與蘇正面衝突，就樹立了偽組織以爲緩衝，這也便接受了田中的遺教。

「九一八」事變之初，蘇聯暫採沉默的態度，因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屢向蘇聲明：「日本決不妨礙北滿蘇聯的利益」。後來日本唆使俄之白黨有奪取哈爾濱及中東路之計畫與行動，蘇聯始恍然警覺，乃發布其尊重別國領土主權的宣言，並表同情於中國。中蘇於此共感切膚之痛，所以在民十八年七月中，蘇以中東路衝突斷絕國交，而於二十一年十二月因共感有恢復邦交之必要，就破鏡重圓，締結起中蘇恢復國交條約了。

探究日本之所以急於侵占東北，也可說是受了蘇聯五年計畫（起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的威脅，蘇聯的五年計畫，也可說是國防計畫，此計畫一完成，將予日本以絕大的打擊，所以日本以先聲奪人之勢，乘五年計畫未完成之機會，來抓住東北。蘇聯爲抗衡日本，所以加緊建設，結果五年計畫，四年完成（終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更有第二次五年計畫之實施，其後並有第三次五年計畫之進行。總之，蘇聯自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德蘇宣戰止，在此十三個年頭中，是蘇聯對內勤求建設的時代，也可說是積極備戰的時代。在此期中，蘇聯對外竭力避免衝突，她與中、波、德、芬、土等國皆曾締結過互不侵犯條約，即與勢不兩立的日本，也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松岡外相自德回國道經蘇聯時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蘇「滿」以國境毗連，基於日蘇中立條約之友好精神，蘇聯在是年五月底即與「滿」「蒙」開始議界，至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哈爾濱始簽訂「滿蒙國境確定議定書」及附件。至於日蘇衝突焦點的中東路，蘇聯自也祇可忍痛犧牲，經日本的斡旋，自二十二年六月交涉起，經一年六個月的交涉，終於早在二十四年三月以一億七千萬元的代價，而簽訂了中東路讓渡協定。

日本以為中東路之讓渡，與日蘇中立條約之締結，是日本安全的保障，外交史上重要的收穫，豈意四年之後，這種條約皆成爲廢紙了。

一三一 全面抗戰之發動

日本的大陸政策，在宣統二年併吞朝鮮，這是她大陸政策完成的第一步，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這就實現了大陸政策的第二步，現在更欲進行其第三步，於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日本近衛文麿繼任首相，彼以春秋方富，英年氣盛，就主張對華急進，所謂「七七事變」，就是他有計畫的一手所造成。

原來我國自二十年「九一八」以來，以國力未充，始終是忍辱負重，雅不願擴大事態，待二十年「七七事變」起，中央感覺忍無可忍，便改變了以往的作風，而英勇偉大的全面抗戰就此開幕了。

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華北的日本駐屯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竟向我軍射擊挑釁，我軍初尚隱忍，仍想用外交方式解決，可是這種理想終給日本粉碎，事態擴大，占我平津，並蔓延各地，中央乃聲明對日決戰了！

而在上海，日本假借大山中尉齋藤水兵被我槍殺的理由，在八月十三日掀起了第二次上海戰爭，這就是轟動全球「八一三」事變的爆發。

沿海是被封鎖了，領空也受控制，我國以劣勢的配備，戰禍終於延及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名城迭失，國都由南京遷漢口，再移於重慶。當時歐洲風雲已急，各國都自顧不暇，計自二十六年以後之五六年間，內以敵人之進占，國內之分裂，外以國際形勢之孤立，所處地位極為孤危，然我最高當局以堅定必勝的信心，仍是處危若安，埋頭苦幹，艱苦抗敵。

由於抗戰之挫折，一部分人對於抗戰信心就發生動搖了，二十七年底，汪精衛自重慶潛抵安南河內，並發表響應近衛的狂妄「豎電」。廿九年三月三十日，汪逆在南京居然組織偽國民政府。同

年十一月三十日，並在南京締結荒謬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同時發表「中日滿共同宣言」，承認偽「滿」。原來汪記偽組織與偽「滿」是敵人一手培植出來的一對難兄難弟，無怪他要稱兄道弟了。

在上一年九月，日本又曾策動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而以德王爲領袖。總之，日本自「九一八」以來之十年間，已把整個的中國支解了。

二四 正義終獲勝利

「七七」以後，全國陷於悲慘的命運，而日本卻在遠東及國際舞台上大爲活躍。她在二十六年十一月締結了日德意防共協定，又在二十九年九月締結日德意同盟協定。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了！三國爲加緊合作，又訂了三國不單獨媾和協定。

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Hitler）組閣後，就一反以往妥協外交之作風，及次年興登堡（Hindenburg）大總統死，希氏繼任，就大權獨攬，其咄咄迫人之勢，遙與日本相呼應，使整個的世界爲之不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對波蘭開戰；三日，英法宣布對德宣戰，這就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序幕。其後各國相繼加入，德國用閃電戰術，終於把波蘭、比利時、荷蘭、法國等國征服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德蘇開戰了，蘇軍節節退敗。軸心之進展，刺激了美國，使她對戰事不容坐視。於是爲加強合作，在是年十一月而有中美英荷（即簡稱A、B、C、D）四國之會議。而日本爲發動另一陰謀，緩和美國的空氣，故意派來栖特使會同駐美大使野村與美國務卿赫爾商談調整邦交，與對華事件之合理解決，然日本早已胸有成竹，在軍事上早已埋好了即將爆發的炸彈，在十二月八日就以先發制人之勢，轟炸珍珠港美艦。美英亦即還擊，我對日德意也隨即宣戰，並與美英締結軍事同盟，以實現與盟國並肩作戰。美國以無準備，多年來又弛於軍備，所以在太平洋戰後之一年多內，幾是連戰皆敗，而英荷在南洋之殖民地，也相繼盡失，這實在是日本最得意的時代。

就德國說，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之四年間，實爲希特拉之黃金時代，然至一九四三年九月，她的幫兇意大利無條件投降盟國，這實予德國一嚴重之打擊。

一九四五年，是世界史上新頁的開始，此後的世界就踏上新的階段。

是年五月七日，基於盟軍的壓迫，德國最高統帥部祇得宣布無條件投降了，經歷了五年八個月另五天的第二次歐洲大戰，就此告了結束。

爲管制德國，爲解決歐洲的善後，又爲決定日本的命運，於是在七月十七日就有杜魯門（美

總統、邱吉爾（英首相）、史太林（蘇元首）、三巨頭波斯坦（柏林西南）會議之舉行。此會議第一點，就是決定日本惟有走上無條件投降之路。爲實現此決策，三強軍事領袖還集議決定了對日作戰詳細計畫。日本以孤掌難鳴，歷史的命運是被注定了。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其勢力原已盡被驅出於南洋之外，而西方的德國，也呈不支之象，於是蘇聯可無求於日，無所顧忌了，就在四月五日對日宣布廢除日蘇中立協定，這是對日一個巨大的警告。就在這月，琉球登陸戰發作了，從四月初至六月初，日本海空精銳殆盡，而美國終於完成了登陸戰的使命。

德之投降，原使日本大喫一驚，現在戰禍又延及本島，日本更覺孤危了！

八月五日，美國第一顆原子炸彈投到廣島，日民死傷竟達三十萬以上。是月八日，蘇聯也對日宣戰，出兵東北。蘇參戰後二天，第二顆原子彈投入長崎。再二天，日本覺得犧牲太大，無法支持，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東條英機首相祇得廣播願接受波斯坦宣言。在八月十五日，中英美蘇四國同時宣布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九月二日晨八時半，日本代表外相重光葵祇得在東京灣美艦米蘇里號上正式向盟國簽訂了降書，參加者計有中美英蘇法澳荷印加拿大紐西蘭諸國，我國參加者爲徐永昌將軍，這使我們回想到五十年前李鴻章赴日馬關簽約之辱，李相有知，也可合

笑於九泉之下了。

至於中國戰區之日本投降式，則於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於是日呈降表於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於是八年多的光榮的全面抗戰，就此收場。而七十年來我國興風作浪無惡不作的日本，終於自食其果的宣告死刑了！

二五 東北撤兵之糾紛

蘇聯之對日宣戰，據說是實踐雅爾達祕密協定的諾言。當一九四五年春，歐戰已到了決定性的階段，美英為誘致蘇聯對日宣戰，於是史太林、羅斯福、邱吉爾三領袖在是年二月十一日有雅爾達祕密協定之締結。此協定議定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之二三個月及歐洲戰爭結束時，將協助盟國對日宣戰。美英則保證蘇聯於戰後享有下列之特權：

- (一) 保留「外蒙古共和國」。
 - (二) 恢復蘇聯在帝俄時代於日俄戰爭中所喪失之權利。
 - (三) 日本戰敗後應將千島羣島割讓予蘇聯。
- 惟協定最後曾聲明：其有關於中國部分之外蒙、旅順、大連，以及中東南滿兩鐵路諸點，必須徵

得中國蔣主席之同意；而美英將根據蘇聯之意，予以支持。此約三國認為是「軍事協定」，故嚴守秘密，及至一週年後，始由美國國務院公布之。公布時，經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聲明：中蘇關係並不受此項備忘錄之約束，而實為去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所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範圍。根據中蘇友好條約，原確定了蘇軍進入東三省後之行政及三個月撤兵問題，所謂由中東南滿二路合稱之中國長春鐵路，約中規定由中蘇共管三十年，逾期我得無條件收回，在此約且確保了東亞三十年之和平基礎。

蘇聯為擊滅共同敵人而出兵，於此項任務完成後，自應照約撤兵，蘇聯既曾在中蘇友好條約中訂定，而史太林亦曾聲明：「在日本投降三週內，蘇開始撤兵，最多三個月內蘇應全部撤盡」。按照中蘇條約，蘇聯軍隊在去年十二月初就應該撤退，後因國軍運輸的困難；以及其他種種複雜的因素，蘇聯第一次延至本年一月，再延至二月一日，經過許多的交涉，繼又提出照會，說將於四月底撤盡。然而東北的軍實、交通工具、機械以及大量的重要物資，蘇聯並無任何國際協定的根據，竟以「戰利品」的名義搬走了，現在東北所剩下者，祇不過是個軀壳空城而已。

但是外蒙，我們委曲求全的，在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承認她獨立了。

二六 東北不能特殊化

東北自脫離祖國的懷抱已十四年之久，現在又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來，這是每個國人都感到興奮，也是每個國人都感到欣慰的！

東北之命運，原來是決定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之蔣羅邱三巨頭之開羅會議中，在此會議，就決定了奪自中國的東北、臺灣、澎湖列島在戰後應歸還中國。所以中央之接收東北，實在是名正言順，踐履國際條約的諾言。

勝利以後，我國爲便於統治，就將省區縮小，改東三省爲東九省（遼寧、遼北、合江、興安、吉林、黑龍江、松江、嫩江、安東），並設東北行營及東北經濟委員會以主持東北大局及謀開發東北之經濟。中央的大員及國軍是出發前去接收了，可是橫在接收面前的，是無數荆棘叢生的難關。不知今日的東北，究竟是誰家的天下？

第一個難關，是蘇軍延期撤兵；其次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求東北特殊化。有人說：這是一種動機，兩種表現。

當國軍開入東北之前，中共已襲楚漢之爭「先入關者王之」的故智，在東北捷足先登，待勢

力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便向中央提出四項要求：

- (一) 改組東北接收機構。
- (二) 承認東北「抗日」武力。
- (三) 承認東北地方政權。
- (四) 限制開入東北國軍部隊。

而中共軍事領袖朱德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紐約時報賓丁等四記者曾發表中共對於東北問題態度謂：

「中共在原則上從不反對國民政府派員到長春……但東北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統治方式與統治政策的不滿是明顯的。國民黨當局須要用極大的努力，纔能使東北人民相信他們將不再犯親日仇蘇與反對民主的錯誤；可惜國民黨當局今天已經作和準備作的，卻繼續加強東北人民的反感。站在加速中國的民主化的統一的立場上，中共希望國民黨中央與東北人民的紛爭能夠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我們贊成東北人民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國民黨的民主諾言，應該在東北首先實現起來。這對於緩和東北人民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與建立中國鞏固的統一將有極大裨益」。

觀乎中共的四項要求，和朱德所發表的談話，可謂不約而同，簡單的說一句，就是想假借「民主」的口號，實現其「東北特殊化」的野心。爲達到他的目的，還不惜對中央加以「親日」「仇蘇」「反對民主」的罪名。我們就客觀的立場說，中央領導抗戰，已達八年多之久，一直打到敵人屈服，始行罷休，則中央是抗日，是親日，爲中外所共見。而中共解放日報及新華日報，而且謾罵勞苦功高抗戰領袖的蔣主席爲「通敵賣國妥協投降」，這不但不能得到國人的共鳴，反顯出其宣傳伎倆的拙劣，而爲國人所共棄。說到「仇蘇」，此有客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可爲明證，而中央對於蘇聯歷次之交涉，始終出之以隱忍諒解友好之態度，甚至東北的物資被搬走了，還是容忍，何嘗有「仇蘇」的跡象？至於「反對民主」，今日國民黨雖尚有一黨專政之嫌，然在若干方面，確已解放了，雖然距真正民主之路尚遠。但是我們觀乎中央已開放言論，已允各黨派參加政府，國民大會舉行在即，並又將限期實施憲政，就此種種看來，可知中央確已具有實現民主的決心。

中共聲聲口口以「人民」爲幌子，說爲適應東北「人民」的要求，必須在東北樹立起來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可是這究竟出之東北人民的真意，還是出之中共的意思，這祇有中共明白，而東北民衆身歷其境，且知道得更清楚。中央對東北人民原無所謂紛爭惡感，更無所謂用「政治方法」「以求和平解決」，中央對日八年來之艱苦奮鬥，原爲爭取東北，解救東北，敵人雖幾次

三番威脅利誘的促使中央承認東北偽組織，可是終給中央嚴辭拒絕，這可見中央對於東北的態度，和中央對於東北民衆沒有遺忘。此次國軍之開入東北，原爲接收東北主權，拯救東北人民，凡是真正的東北民衆，沒有一個不會感泣的舉起歡迎的雙手來。中共偽造民意，挑撥中央與東北之惡感，製造中央與東北之裂痕，此種卑劣的手段，不但不能取信於人，反足以引起舉國民衆對於中共的憤恨。我們站在純正民衆的立場，實不能贊同成立其所謂「地方性」「民主」的「聯合政府」。夫以極少數非東北人民的中共黨員居然可以盜竊東北全體民衆的名義來樹立非法組織，還要強制中央予以承認，此風一開，則中共也可效尤，在江蘇、浙江、福建、或廣東樹立另一個非法組織。如此把一個統一的中國弄得四分五裂支解了，這豈是全國民衆的願望？如中央可以承認這個非法組織，則中央早已可以承認了偽「滿洲國」或偽「國民政府」，因爲他們參加者也是中國人，他們之成立偽組織，也是假借「民主」「自治」的口號。須知中國的抗戰，其目的在求統一，而中共則在分化中國，這不懂中央，也是每個國民所反對的。同時，我們更應知道，東北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而非東北民衆的東北，更非中共的東北，實在是中國的東北，所以東北的主權不是屬於東北民衆，更非屬於中共，而是屬於全國民衆和屬於我們唯一政府——國民政府的總之，在任何藉口之下，我們不能承認任何方式的非法組織。中共斯舉，徒足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東北既是中國的東北，那國軍自有權接收東北，可是中共已以先聲奪人的姿態佔領東北各要津，並且破壞各鐵路，以妨礙中央的接收。中共一面還製造謠言，說國軍之開入東北，就是製造「內戰」，事實是極顯然的，接收是一純粹外交問題，而非內政問題，四月五日申報社論會慨乎言之，並予斥責：

「東北問題到今天是一個純粹外交問題，到明天還是一個純粹外交問題。今天我們先要收回東北，然後可談建設東北；先要把東北整個收回了，然後可談如何治理東北。如果在此國土收復的眼前形勢下面，利用外交的困難，企圖達到黨派或私人的私益，我們相信全國的民意不能輕予寬恕，全國人民的力量遲早要給他們嚴厲的教訓」。

四月一日，蔣主席在國民參政會席上對於最近東北局勢之發展，也曾作嚴正他表示：

「東北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外交問題，問題的焦點，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精神及附件的規定接收中國在東北的主權。東北因鐵路縱橫，交通便利，政府軍隊足能於蘇軍撤退以前到達蘇軍所要撤退的各地區。政府已請蘇聯政府電知東北蘇軍司令部迅與我軍事代表團董彥平商訂交接各地防務的辦法，以便我軍能於接防時獲得蘇方之協助。這就是中蘇關於東北接收主權問題最近交涉的經過。本席更確信蘇聯之需要和

平以利建設，正與我們中國相同，我們中國必能獲得蘇聯的和平合作。中蘇兩國和平合作的根據，就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我們惟有遵守條約及其附件的精神，並期望蘇聯共同踐履條約及其附件的精神。

「說到東北內政問題，我們可以說，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麼內政問題可言。如果有人在東北主權沒有收回，外交問題沒有解決期間提出內政問題，作對中央交涉的條件，在這時候必要妨礙我們主權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難，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如果在這樣外交形勢之下，而國內黨派之中還有藉着外交這樣困難的局勢來要求政府必要承認他非法的地位和特殊的權利，求得其私人或黨派的利益，而置國家生死存亡於不顧，這種害國殃民的工作，是萬萬做不得的……」

「在日本占領控制東北的時期，共產黨並沒有什麼武裝力量，自日本投降以後，東北纔有中共部隊的發動。從熱河方面開進東北的中共部隊，乃持有少數武器，從烟台渡海的中共部隊，那都是徒手過去的。這幾種部隊合起來，就是他們所謂「民主聯軍」。現在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妨害政府軍隊接收主權，要求特殊化的政治局面。要知道阻礙國家主權的接收，是妨礙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實行，也就是威脅遠東和平與世界安全。我們國民政府爲了國家

主權，爲了國際和平，對於共產黨所謂「民主聯軍」這樣阻礙接收主權的行動，和他所謂「民選政府」的非法組織，我們政府決不能承認的……

「其次，就是政府對東北問題所取的方針：政府對於東北九省祇有接收主權，推行國家的行政權力，軍事衝突的調處，祇在不影響政府接收主權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前提之下進行；至於違背東北人民意志，妨礙東北主權行政的一切非法政權，更不是政府和全國人民所能承認。我們對於東北的中共部隊，希望他們停止蹂躪民衆，強制民衆，僞造民意，妨害國家主權行政的行爲，尤希望他們接受統編方案，加入國軍，爲國家民族努力服務！」

上面 蔣主席的話，完全是站在民族生存的立場迫切的呼聲。這除了喪心病狂的中共及其走狗外，凡是純正的國民，我想都會表示同情和擁護的。蔣主席這一番演說，對蘇聯一再表示友好的態度，可是蘇聯似太辜負了我們的盛情，因爲在友好蘇軍占領之下之東北，竟容許中共勢力之造成與發展，使國軍無從接收，我們實感到無上的遺憾；而中共不知自愛，好亂成性，破壞統一，尤覺罪無可恕。中共假借「人民政府」名義，又在製造「內戰」，長春業已被據，戰禍已蔓延及關內外各地，他們現在已非「抗日」民軍，而成爲抗中央的叛軍了。勝利以後的東北民衆，想不到還會過着比敵人統制下還難過的日子，東北民衆的苦痛也受得夠了，他們從高祖，至曾祖，至祖父，至父

親，一直到他的兒子、孫子，還過着悲苦慘痛的日子。現在請中共拿出良心，放下屠刀，讓東北民衆喘一口氣，使東北走上和平統一的大道。

在緊張的局面下，一般人都期望和平的使者美國馬歇爾特使早日能完成其調處的使命，打開這無法打開的僵局。馮元帥以盟友的地位，在以往已勞績懋著，極盡其調處的職責，然仍無補於事，我們對於其未來的貢獻，也未敢存過分的奢望。主要的關鍵，還是繫乎自覺。我們應當以至誠之心，爲民族前途，爲民衆利益着想，不重意氣，不記宿恨，相忍爲國，相互諒解，然後始能獲得和平之解決。

我們回顧往史，知道東北在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之下已度過一百年漫長慘痛的歲月，在中國各省份，再沒有比東北民衆更不幸；勝利以後，他們還要繼續度着慘痛的生活，更不能不使我們感慨系之，一揮同情之淚。現在中國已到了建國的機運，可是不能建國；已到了統一的時候，可是不能統一，這使憂國之士抱着無上的隱憂。現在中國正走到生存與毀滅，統一與分裂的十字路口，今日的局勢，可以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希望中共懸崖勒馬，大徹大悟，爲民族民衆着想，勿作兒女意氣之爭，須效法英雄的開誠相見，庶幾爲民族保留元氣，來完成建立強固統一新中國的使命！

600110

0 / 2. 2 /

東



省北研院圖書館



000000598920

發 印 發 編
 刷 行 著
 全

近百年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校·翰

(起放) (本)(國)

3/1

本局出版

有關邊疆史地書籍

中國的邊疆

邊疆述聞
邊疆人物誌
邊疆問題論文集
東北地理略
綏遠誌略
偽蒙政治經濟概論
蒙古青史
蒙古地理考察記
漢夏北地理
新疆誌略
新疆經營論
西康
西康綜覽
西康社會之鳥瞰
雲南邊地大綱
西藏土司制度
瓊崖縣志
台灣縣志
台灣地理
台灣地界問題
中緬關係史綱要

O. Lattimore 著譯
趙敏 求編
許崇 編
高奮 編
長柱 編
許逸 編
許兆 編
廖兆 編
馬鶴 編
謝再 善編
許公 武編
汪公 霖編
許崇 亮編
洪濂 章編
蔣君 心如編
梅亦 人編
李亦 家編
柯聖 驊編
洪余 澤編
許崇 灝編
周蔭 棠編
柯蔭 山編
宋泰 奎編
劉家 伯編
王婆 榜編



國家圖書館



002822093

F466

